

草木有本心

□ 马雪娟

我年幼时学诗，最不理解的就是为何那些普通的草木，在诗人眼里忽然就有了精气。梅兰竹菊这些自古以来便受人青睐的植物自不必说，连微末的青苔、蔓草，也都有各自的脾性。我曾经狭隘地揣度过，写这些诗句的人，一定没有长期生活在农村，也不从事农村繁重的体力劳动，要是他曾有过抓着锄头锄草把手磨破的经历，绝对不会再写这样“酸溜溜”的诗。

草木盘踞在农村的土地上，到处占领地盘，像一个狡猾的敌人，蛰伏在土地上，每年春夏季来临之时，大举入侵，迅速攻占大片土地。村庄被过度生长的草木遮盖住，尤其是那些常年不住人的老房子，被裹得绿意森森，显得更加荒芜。藤萝上密密麻麻长着小刺拉拉秧，会偷袭人的脚踝；照不到太阳的屋角，因为雨水而滋生的青苔，一不小心踩上去必定要摔个大跟头；布满毛刺的苍耳子悄悄跟着下地的人回来了，它们溜到床单上，在半夜把人捉弄醒……像这样由草木带来的惨痛经历，不胜枚举。我对它们厌烦极了，恨不得把它们用火烧过后再连根拔起，好让人、让村庄都能清静清静。

最长在地里的杂草。三伏天，在夏日雨水和阳光的滋润下，杂草猖狂叫嚣。即便在庄稼小的时候，人已经在地里摸了几遍，可它们还是一次次席卷而来。盛夏午后，母亲在地里除草，弯着腰，手把着锄头，铁器和干燥的土地碰撞，刺啦一声，一片杂草应声倒下。太阳照在头顶，齐腰深的玉米拥得人透不过气，玉米叶像尖利的锯齿拉过人的胳膊，汗水流过细小的伤口，蜇得人又疼又痒，但这时都顾不得，母亲说，只有最毒的日头才能把杂草晒死。

几乎整个夏天，母亲都在地里忙碌着。她更瘦了，原本白皙的皮肤也变得黧黑，指甲缝里染上的草绿已经变成褐色，一双手怎么也洗不干净。因为这个原因，我更憎恨那些草木。但母亲却恰恰相反，尽管那些草木让她吃尽苦头，可还是喜爱着它们。在她眼里，草木是不分好坏的。她说，草木生长一世，吸收阳光雨露，总有自己的用处，只是有些长在地里，抢了庄稼的养分，才迫不得已把它们铲除。她有一双巧手，把野鸡冠花编成花环带回来给我，那些花都是从铲除的杂草里精挑细选出来的，花朵大小均匀，都是刚开的，风干以后还保持着一种淡红色。洼地里生长着香附，生命力很强，需要把它的根挖出来才能除掉，可它偏偏根系深扎，每次挖这种草都特别费时费力，一个下午只能挖一小片地方。她把那些香附用筐拎回来，除了给羊当晚餐，还会挑选出一些大小均匀的，给我编成草裙，下面还留着一圈细长的叶子，像流苏似的。

母亲认识很多可以入药的草木，圆叶多籽的车前草、开着紫红色小花的益母草、味道清新的藿香……小时候得了鼻炎，她会吧苍耳轻轻捶破，放进小锅里，再加上芝麻油，小火炸得焦黑，最后把油滤出来，等鼻塞的时候拿来涂抹。

母亲虽然没上过学，可是几乎可以说出所有草木的名字和它们的用处。她对这些草木带着天然的爱与怜悯，并在家里的矮墙边为它们打造一个专属花园。除了一株红月季外，这里几乎是野花、野草的天下：春日的野蔷薇、夏天的薄荷、秋天的牵牛花、冬日的珊瑚豆……母亲的小花园，一年四季都不会单调乏味。

所以，我常常觉得母亲是一个浪漫的人。她的这种浪漫，或许是天性使然，也可能是继承于我的姥爷。

姥爷是一个标准的中国式农民，淳朴厚道、勤劳能干，除了一手顶好的庄稼活儿外，还会打席子。姥爷家有一块苇塘，每到秋天，雪白的芦花纷飞，往常普通的苇塘竟平添几分诗意来，但这些都对姥爷来说一点儿也不重要。他穿着长筒胶鞋在塘里收割芦苇，无数趟地穿梭，把带着几分诗意的苇塘踩成了一片烂泥塘。

这些芦苇拉回来后要先去皮，姥爷把又长又直的芦苇挑出来，捏着芦苇梢儿往下一抽，芦苇秆光滑的外表就显露出来了。做这个活计的时候，他仅戴着一只薄薄的手套。我担心他被扎刺，就把父亲干建筑用的皮手套拿给他。姥爷笑着说，傻姐姐啊，姥爷的手上都是茧子，是扎不透的。我不信，扯下他的手套，一摸，真粗糙啊，比干芦苇叶还扎手。

这些芦苇经过初步处理后，姥爷还要用篾刀把它劈成宽窄均匀的苇篾子，做完这一步，才能打席子。细长的苇篾子在姥爷手里上下翻飞，它们听话极了，严格按照姥爷规定的经纬路线朝前缓缓移动，每一叶苇篾子都遵循着这个秩序，沿着时光的脚印，穿过长风，跳出春光秋谢的轮回，把生命固定成另外一种姿态。

席子做出来后，除了供家里日常使用，剩下的要带到集市换钱。姥爷一向嘴皮子不伶俐，遇到会很讲价的主顾，往往被缠得额头冒汗。这时，他会猛吸一口烟，把烟锅在鞋底磕得砰砰响，涨红着脸拒绝，不卖了，零头是给孙女买糖的，不能抹掉。对面的主顾被生硬地拒绝后，神色不豫，取笑他，你这老头儿真不会做生意，哪有不让讲价的。但这些人逛了一圈后，还会回到姥爷的摊儿前，原因无他，只因姥爷的席子物美价廉。这时候，姥爷绝不会说一句风凉话，更不会见风使舵抬高价格，两个人还是按照刚刚议定的价格，完成了这桩买卖。把草木变成家里必不可少的用品，换成孙女手里的糖块儿，是属于姥爷的浪漫。

如果说母亲对于草木的呵护是为生活增添色彩，那么姥爷则是把草木的价值实实在在地带到我的生活中。嘴里吃着用草木换来的糖，让我再也不能痛快地说自己厌恶这些草木。但真正对草木心生感激，是在我快成年的时候。

那年，我要参加高考，正是与时间赛跑的关键时刻，突然一场倒春寒让我

开始咳嗽，去医院打针，治疗半个月也不见好转，整日咳得坐不住，睡不好，只好从学校回来，一边休养，一边治病。我有些心灰意冷，三年的努力因为一场病，眼看就要付诸东流。那时，父母外出打工，我住在姥爷家。回家第二天一大早，姥爷就让姥姥做饭，吃罢饭他带着我去看病。

诊所隐匿在偏僻的村庄，门口有一棵大槐树，年老的郎中先生正坐在堂上给人诊脉，灰白的头发乱蓬蓬的，如同田间地头野蛮生长的草木。他不像医生，更像农人。陈旧的房间里散发着一股浓浓的草药苦味儿。我当即表示怀疑，这能行吗？姥爷说，有病没病，听先生的，你好好吃药就行。说来也奇怪，捏着鼻子喝了三天草药，我竟然能安稳睡一个囫圄觉了。从那时起，我意识到草木中一定蕴含着某种神秘的能力，这种能力是它从土地中继承的，与生长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的骨血一脉相承，所以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草药才会治好我的病。我开始感激它们，并心怀敬畏。

再后来，我离家多年，一直生活在城市里。城市是一座巨大的森林，可这里不像乡下那样遍地都是柔软的草木，这里只有郁郁葱葱的钢筋、水泥。所以，当我在水泥裂缝里看到一棵瘦小的狗尾巴草的时候，鼻子一酸，顿时红了眼眶，我想家了。我努力回想幼年在乡间见到的那些草木：婆婆纳、艾草、香蒲、车前草、马齿苋……它们丝毫不介意我曾经那样憎恶过它们，一个个都重新回到我记忆中。

这就是草木的本心吧，人类曾毫不留情地将它们摧残，霜雪使它们枯萎，但只要还有阳光、有水的滋润，被风吹过的地方就会有一片新的生机。时间固执地改变着一切，于是城市坍塌，泥沙湮没文明，就连天上的星辰也悄悄变换着位置，只有草木，年复一年，重复着不死神话。它们如此善良宽容，任何时候，只要你需要，都可以从草木那里获得慰藉。③3

采风记

□ 黑平和

一
风吹开了花朵
风，也会吹熟果实

“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”
古塾地，一个没有围栏的大园子
丰收在望

这里也是曾经的周南
周南的风，吹向诗经的源头

我们随风起舞
一园子、一园子、一园子
采撷诗意

一园子春光，一园子秋色
一园子家国情怀
感谢这些打造园子的贵人和乡贤

一园子新奇，一园子壮美
一园子幸福，一园子和善

一园子老手艺，万紫千红
一园子新质生产力，在点亮家园

二
原以为只有苏杭才可比天堂

只有义乌才会打造琳琅满目的商品

闲下来正视我们的家园
人有信，天也格外蓝
可以说钟灵毓秀
也可以说秀色可餐

不是天堂，胜似天堂
昨日说今天是个好日子
今日看一天更比一天强

我们的家园人丁兴旺
百姓们生财有道
为官者治理有方
多少人埋头苦干
多少人富有梦想

是千里马就让你驰骋千里
有文采就让你风流

工业园，产业园，加工园
或顶天立地，或铺天盖地

古槐一条街，清河一条街
从西洋店到东皇庙到阳城
恕我不能一一列出园子的芳名
我会在心里为诸君祈福③3

冬天的味道

□ 朱宝莹

到了冬天
小洪河终于收敛了自己的脾气
牙齿松动脱落
它显然对枯草，裸露的河床
没有半点胃口

一字形排开的大雁
用翅膀掀开天空的锅盖

太阳的锅贴微微冒着热气
饿瘦的池塘
在慢慢咀嚼垂柳细长的影子

冬月像父亲端起的小酒杯
晃动着星星的倒影
许多时候母亲会坐在灶房
每一粒锄禾的汗水，每一粒粮食
熬出玉米粥的香气③3

深入秋野（组诗）

□ 刘万银

当麻雀飞向田野的玉米棒
当麻雀飞向田野的玉米棒
我对秋天的喜爱就到了顶峰
同时瓢虫蚂蚁螳螂，在其荫护下
度过娴静的夏天
玉米蓬勃的绿意消瘦出
泛黄的语境，具备了丰富的概念
把握着夏雨充沛的情节
稀疏的穗，仍敬仰向上
储存着花粉落下神秘的悟性
挺拔的秆儿，守候辽远的天空
撑高了每一朵白云
又鞠躬于每一寸黑土

当麻雀飞向玉米棒时

玉米完善了虔诚的姿势
成熟的庄稼高于花朵
麻雀的啄食动听于春燕呢喃
在麻雀的品味里
每一粒玉米都是饱满的季节
每一粒锄禾的汗水，每一粒粮食
不再是疲劳的叹息

丝瓜

在我的菜园，青辣椒，红辣椒
低矮于搭架子的黄瓜、豆角
这些受宠的菜蔬，而南瓜、冬瓜
更矮于辣椒
你又在南瓜之下③3

诗二首

家乡红叶（新韵）

四季风光各不同，苍天笔墨有神工。
春秋最适观风景，落去花红看叶红。
（张灯）

夏日即景

花溪曲径通，到处草葱茏。
十里蒹葭翠，千株菡萏红。
遥闻蝉噪柳，静赏鸟衔虫。
漫步清凉境，南湖映碧空。③3
（宋娜娜）

我和斑鸠的故事

□ 胡俊东

一个偶然的的机会，我在窗沿与防盗窗缝隙之间，发现了一个用许多根细小的树枝搭建的鸟窝。此刻，我与斑鸠正好四目相对，分明感觉到它眼里流露出惊恐，一动不动。我下意识地向后退了退，生怕惊扰了它。

在这喧嚣的城市里，在这千家万户中，斑鸠选择在这里安家，我们之间该是怎样一种缘分啊！

其实，我与斑鸠一直有着深厚情感，它“咕咕”的叫声唤醒我童年的记忆。童年，我们小孩子最大的乐趣除了摸鱼、抓虾、粘知了，就是爱养小动物。记得那是一个暴风雨过后的上午，我和小伙伴相邀到树林里转悠，看

看有没有什么“宝贝”。“这里有一只小鸟。”不知谁冒了一句。霎时间，小伙伴们都围了上来。只见一只小斑鸠在大树下瑟瑟发抖，见到我们这些不速之客，怯怯地挪了挪地方，两只圆溜溜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我们，身上鹅黄色的绒毛还没有完全褪去。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捧在手里，看着被雨淋湿的小斑鸠，心生怜悯，便一溜烟跑回了家，着手给小斑鸠做了一个窝，铺上厚厚的棉絮。从此，照顾小斑鸠就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。每天放学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给小斑鸠找吃的。为了让它能够吃好，我是煞费苦心，经常跑到路边草丛里逮蚂蚱、捉蟋蟀。在我的悉心照

料下，小斑鸠渐渐长大。但我开心的同时，内心又有点儿不是滋味。特别是看到斑鸠那渴望的眼神时，我的心里很是纠结——是我制造了藩篱，桎梏了斑鸠的自由，蓝天白云才是它的家，大自然才是它的归宿。我决定放生，看着斑鸠迎着朝阳展翅高飞，迈向新生活的那一刻，我也释然了。“咕咕……”那熟悉的声音，把我的思绪拉回了现实。如今，看着斑鸠和我做了邻居，内心自然很高兴。此后的日子里，我对斑鸠一家格外关注，从下蛋、孵化到小生命的诞生，都尽收眼底。隔着窗户，看着它们一家的温馨生活，看着有些震撼的画面，我的内心总会泛起

涟漪，并为之颤动。当暴风雨袭来的时候，老斑鸠没有选择逃避，而是张开翅膀护孩子周全。无情的雨打湿了老斑鸠的羽毛，冻得瑟瑟发抖，但它没有挪地方，直至雨过天晴才抖落一身的疲惫。我有些于心不忍，想帮它们，可事实上的担心是多余的。只要没有其它动物的伤害，只要不是人为干预，它们会生活得安然无恙。

如今鸠去巢空，我不禁有些怅然若失。它们现在怎么样了？飞到了何处？我时常挂念。现实生活中，我们的父母又何尝不像老斑鸠那样呢？为了孩子，一生含辛茹苦，遮风挡雨，直到生命的尽头……③3

三眼井
一只眼，细数了青石板街上的寂寥的星
一只眼，眸里落下的蓝天白云的影
一只眼，眸里清澈的静如虔诚的心
一只眼，眸里千年的娟秀的诗之轻灵

三眼井，
一只眼，沉淀满人们的打水声如脆铃
一只眼，积蓄起岁月的疾驰与驻停

一只眼，细数了青石板街上的寂寥的星

一只眼，倾的情
一只眼，诉的尽
一只眼，缘的因

掬一捧渴饮，
斟一杯行吟，
斟一壶梦音。③3



大天鹅

新华社发